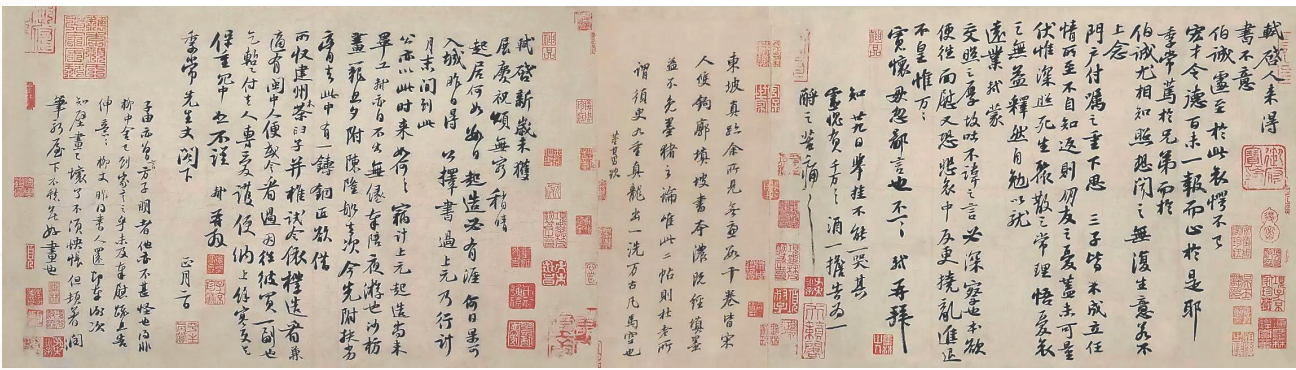


苏轼给陈季常的信札《新岁展庆帖》。



些禅师有书信往来。他给辩才禅师写信，谈给逝去的父母造地藏菩萨和侍者二人以祈福。他北归病沉之际给径山维琳即无畏禅师写信，感慨自己流贬海南不死，今归田里竟有不起之忧，死生有命，无足道也，不再信佛教的流转轮回。

他任徐州太守时，与禅师参寥即妙总大师始通书信，直到北归，书信不绝，前后20余年，说诗说生活而非专说佛事。居儋时，参寥说要带颖沙弥渡海去看望他，东坡回信说海上有飓风，船遇飓风如处高山坠深谷，不可冒险。北归后在常州病重，告诉参寥说近两天才有点生意，已致仕求活，而“遗表千万勿刻，无补有害也”。东坡在黄州时，与佛印和尚交往甚多，主要是生活应酬；到惠州后，又结交了南华辩老，南华辩老常派人给他送生活物资，东坡有信以示感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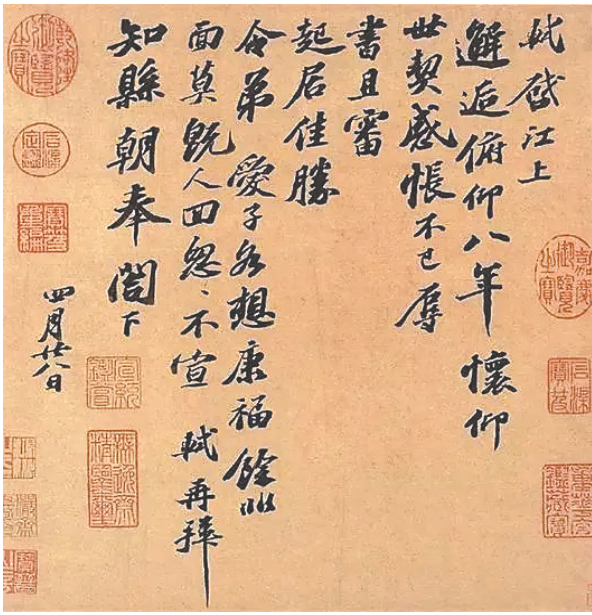
在惠州时，东坡给南华辩老的信中说，苦于痔疾，很无聊，看书写字一时尽废，所索之字，唯柳碑已挥汗写出。和尚好书法，是佛门雅事。无择禅师找他要字，他回信说，为你写字我还特地饮酒数杯。

东坡还与宝觉、净慈、明圆通、祖印、闻复、宝月、广惠等禅师有书信往来，他受佛教的感染实为自然。

伟人东坡也是凡人东坡，他的书信点点滴滴都是情义，读来别有兴味。

书信致禅师

东坡受佛教影响，与一



苏轼生前最后的墨宝《江上帖》，是给友人杜孟坚的信札。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一纸书信

一纸书信千尺情

今传苏轼书信一千三百余封，他的书信在文集里或称尺牋，或称书，还有些启、疏之文其实也是书信，这些信写给亲人、师友、门生、禅师，一事多说，内容交叉也是常态，如他的“海南三书”就跟王定国、郑靖老、李端叔、苏坚等人说过。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阮忠

衰病甚烦，有归蜀之念；在扬州时说衰病日侵，公私劳弊，难以承受；到了惠州，说自己谪居瘴乡，绝欲是万金良药。在书信中，可看出不同时期东坡的生活与感受有异。东坡和范祖禹是故交，与其子范元长多有书信交往，在儋州时，范祖禹去世，他给范元长的信称其父“清德绝识，高文博学，古今罕有”，并劝慰范元长，称他们兄弟当自立门户，不因哀痛伤了自身。东坡当时因身居海外，困于贬谪，不能派人致奠，又不敢作奠文，十分伤感。

东坡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参加科考，金榜题名后给主考官欧阳修写了《谢欧阳内翰书》，批评五代以来的靡靡文风，称道韩愈古文，欧阳修兴奋地对朋友梅尧臣说，要辟开一条路让东坡出人头地。东坡在给副主考梅尧臣的感谢信中，说自己“长于草野，不学时文，词语甚朴，无所藻饰”，很切合欧阳修当时重倡古文的主张。东坡喜欢在信中谈古文写作，如《与王庠书》里提到孔子的“辞达”，说古文辞达是很高的境界；在《与谢民师推官书》里说辞至于达，文不可胜用。还夸赞谢民师的诗赋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”这其实也是东坡自己随物赋形，行止自然的文章风格。

东坡给师友的信内容最为丰富，在密州有信给鲜于子骏，言及自己所作小词“虽无柳七郎风味，自是一家”。在黄州写信给司马光，说自己愚昧获罪，谪居穷陋，感慨波及左右，心有不安。离开黄州时，给不同政见的王安石写信推荐秦观，希望王安石使秦观增重于世。

书信致门生

东坡的门生众多，他所到之地，总有人向他求学。在海南最突出的是姜唐佐。姜住琼山，东坡住儋州，两地鸿飞。东坡在信中夸唐佐“长笺词义兼美，穷陋增光”；唐佐去看望他后，东坡有信说，与唐佐夜话“甚慰孤寂”。希望他再来，如市中无肉就共吃菜饭，亲密无间。东坡还以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一联相赠，

书信致亲人

东坡一生致亲人的信，给弟弟子由的最多，兄弟亲情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些佳话。如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等都是东坡写给予子由的。

东坡居儋时写有《与子由弟书》，和子由谈陶渊明的诗歌风格，评价陶诗“质而实绮，糲而实腴”；告诉弟弟此前没有诗人追和古人，自己好陶诗而遍和之，是追和古人之始。他给予由写过十封信，黄州时五封，叙黄州生活，说自己“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但尽凡心，无别胜解”，这一思想从黄州到儋州，没有改变。信中也说生活，在惠州写的信中，东坡说买羊脊骨烧烤就清酒而食，自成一肴；北归途中，告诉子由决计定居常州，天意如此，难以与他老来相聚。

东坡在惠州时，有信给长子苏迈和三子苏过，告诫苏迈当慎言俭食；告诉苏过，写字作画当怎样用墨。东坡还有给表兄文与可、程正辅、侄婿王庠等人的信。他一生写给程正辅的信有71封，正辅是他的姐夫，因姐姐在程家遭虐，二人不相往来42年，东坡贬惠州，程正辅在广南东路（今广东省广州市）做提刑，东坡邀他到惠州，旧怨得解，书信频繁，也多了一些快乐。

书信致师友

东坡居惠赴海南前，写信给王敏仲说，到海南首当做棺，次便做墓，死后葬于海外；到儋州给杨济甫的信说“某兄弟不善处世，并遭远窜，坟墓单外”；又给程全父写信，说自己“流转海外，如逃空谷”，随身带了《陶渊明集》和柳子厚诗文数册，借此排解内心的忧郁。那时他内心凄苦，写信诉苦是常事，给程秀才的信就说：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，然亦未易悉数，大率皆无耳。”他和苏过像苦行僧一样生活。

东坡给范纯夫的信，在湖州时说湖山真美，自己

快哉东坡·鸣和应

